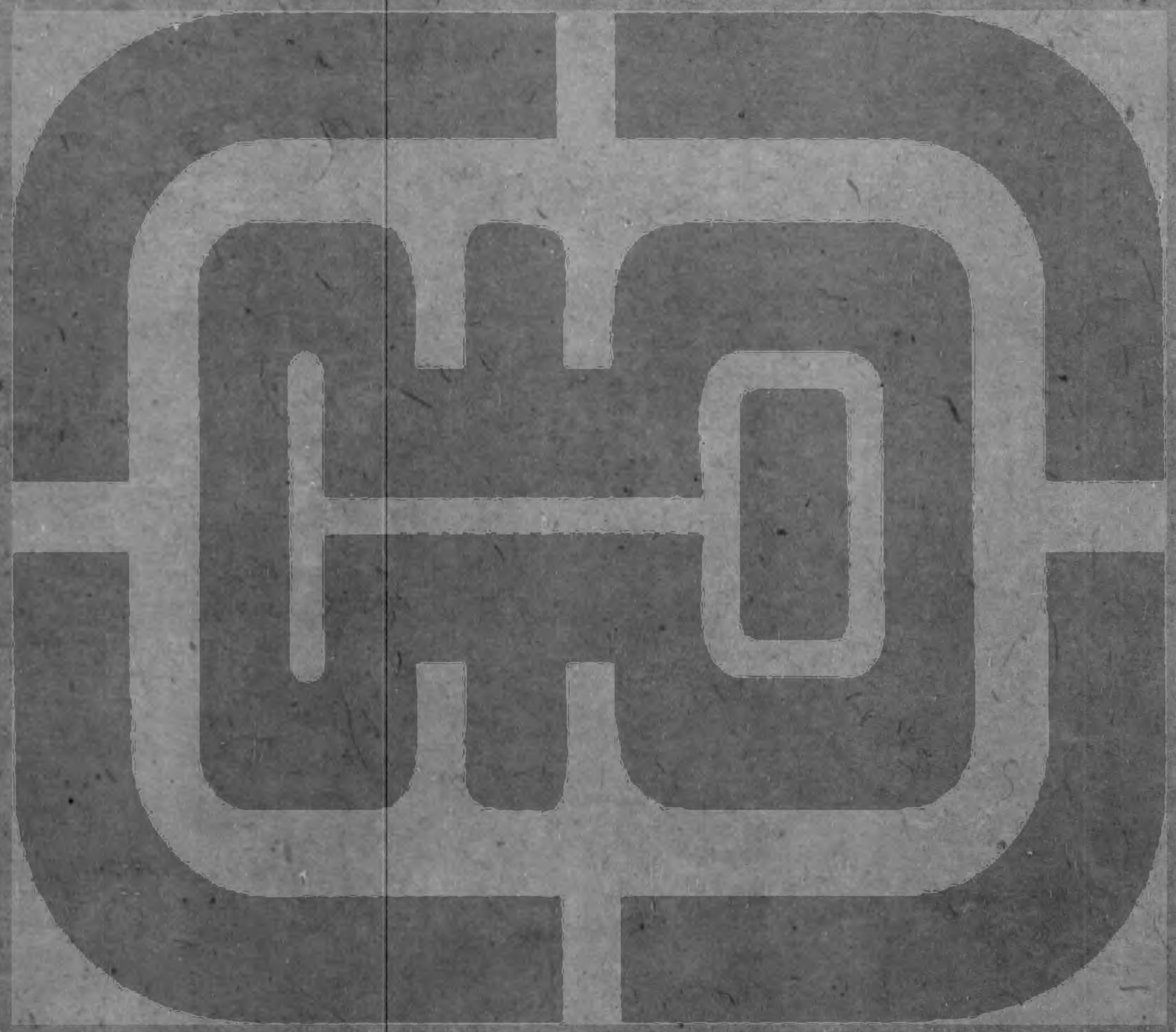

列傳第四十一　通志一百二十九

晉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 徽之弟操之 許邁 凝之 徽之子楨之 獻之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子穆之 孫瓌 安之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 子遐　朱千

陳壽　王長文　虞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于寶　鄧[illegible]
謝沉　習鑿齒　顧和
袁瓌 子喬 從祖準　喬孫山松 準孫耽　瓌弟[illegible] 耽子質
江逌 從弟灌 灌子績　車胤　殷覬
王雅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劉毅 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王羲之字逸[illegible]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義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

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言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意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

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
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將軍令稽內史時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
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
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
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
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
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
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

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
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
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
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
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
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當與有識共之不可
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
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
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均音引咎責躬深自

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
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此懸之急使
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高事允稱
當董統之任而貶衰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
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
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
雖廣自容無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
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
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以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

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
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
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戔陳浩不宜北伐并
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
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
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
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
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

蹔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之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今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

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

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彊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

官吏令國用空之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
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
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鄰卷同去
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擾家及同伍
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
寺死亡絶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
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
宜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
邑都邑既實其政之本又可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
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
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絶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
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
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太傅謝安
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
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
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
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

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

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又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脚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來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熏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焉意甚悦固求

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
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
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
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
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
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
來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譽
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
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跣之若是未必後之

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
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
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
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
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
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
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洒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
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
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客

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
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
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嘆謂
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
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
之深耻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
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
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養得漸庶
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無推賢之義

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社豈惟
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
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
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
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
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
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
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
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

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令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万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許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

割而分之以娛[illegible]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其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万[illegible]又遺万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illegible]之韻而[illegible]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illegible]與士之下者同

則盡善矣食不二味[illegible]用而古人以爲
美談濟否所由實在[illegible]尚大君其存之万不能
用果敗年五十九卒[illegible]大夫諸子遵父先旨
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
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
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
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吾已請大道許鬼
兵相助賊自破矣[illegible]爲恩所害凝之弟徽之
字子猷性卓犖不[illegible]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

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
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
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
馬排入車中謂冲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
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
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
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
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
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

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晏山陰夜雪初霽月
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
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
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
册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如此時人皆
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參管東歸與獻之俱
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免者
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卿請以餘年代之衛者曰
代死者以已年十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等俱
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
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
絕先有脅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禎之字公幹歷位侍
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禎之我何如
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禎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
載之英一坐皆悅徽之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
章太守操之弟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
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

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闚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慠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慠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

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
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
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
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
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
荅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
及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
勳獻之復上疏叙安功績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
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

曰不覺唯憶與郗家離婚[illegible]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
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
宰謚曰憲無子以兄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
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
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以
翫之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
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
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
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

知邁往候之探其至要邁以父母存未忍違親謂餘杭
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
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
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
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
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
人不得專一乃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
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
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

遊與婦書告別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
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
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
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
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
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
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

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
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
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
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
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
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
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
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
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
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
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
尉刺史如故賜爵襄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
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
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
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巂太
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
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

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illegible]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illegible]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虎伐之龕懼來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

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
文鴦等與勰共討之諸將畏懦頓兵下邳不敢前勰欲
進軍鑒固執不許會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
求於會又王伏都等潛其堂會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
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勑勰鑒以時
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勰父
不得進尚書令刀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
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
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
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
鋪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
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成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
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勰欲徑進鑒執不聽協又
奏免鑒官委勰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
責後効勰進據下城遂以逼會時石虎屯鉅平將攻勰
勰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勰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
陸黨力戰死之勰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

曰胡寇方至使君且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兗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彊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人士咸慕之舉賢良

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
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
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
包胥齊楚之小吏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彊也高祖縞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
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
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
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

司馬胤知溫有不臣之志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
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棋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
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
峻作逆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
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
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
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
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謂王悅曰今

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
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忲
之性卧而對之不有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
家公云連得惡夢思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
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虛百官無祿唯資江州運漕而
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
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illegible]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黃門
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illegible]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

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鴻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
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
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行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
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
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
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
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
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
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又

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
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
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
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
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
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
窮城彊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
雅與宣置酒結交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
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

城自守逃往攻之又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遂未至而賊退遂留宣討諸未服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戰諫不從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之猖朗未滅將勠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平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比慰撫之約遷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尋陽頭山值祖煥欲襲溢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君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賊郭默害胤攻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四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翊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詣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

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
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援之竟陵太守李陽又
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
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
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
虎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
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
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
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

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
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
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
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
梁二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
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虎將
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
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

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
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
太守宣族子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
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悟簡率爲
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
堅彊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拒捍彊場者乃授伊淮南
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
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
別將王鑒張蚝等破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

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
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
進號右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
而終始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
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
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
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
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
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

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
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
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
極而搆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醼安侍坐帝命伊吹
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
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
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
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
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
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忼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
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
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
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
加連歲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
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
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

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以明欲爲國家輸命而不就也表上詔哀傷之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輩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卒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

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玹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揚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腰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太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青蒲所不及而反加威逆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劫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薛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龔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廣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廣忌戾難事謀共

距之遂結屯湞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執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云壘即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

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常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者吾

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毗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毗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毗山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一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尋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遺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溢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

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遠而兵少器仗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踏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温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社稷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糧運出其不意使賊困懼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賊使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聲勇何不出鬬寶曰君善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食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

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
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
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
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餘人守邾城石虎惡之乃
遣其子鑒與其將麻安李竟等五萬人來寇張終渡二
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
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
哭之慟因發疾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裁貶猥蘇峻之
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
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
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
於水中如覺憶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
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寧憲祖小
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
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分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爲參軍
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爲建武將軍守

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輔弼乃以穆之
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干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
安西長史江虨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代翼復取爲參
軍後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
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
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
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
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
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
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眞以壽陽叛溫
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眞平餘黨分
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
徙督揚州之義城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
城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
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
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
熟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
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

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
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
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
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
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
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
璠瑾瑗璩最知名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爲參
軍尋遭父憂服闋爲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
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龍之役苻堅迸走璩

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
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
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
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
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
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爲建威將軍益
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
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
刺史王昇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

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
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
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殷亮自桓玄
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荊郢者便當即
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
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
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
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
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

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
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
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
死安帝反正詔進璩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
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輔國將軍
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
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
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
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

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嵩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棘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廷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列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于魏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將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虔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延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

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
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邃遁潭
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
與邃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
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
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
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當邑太山二郡太
守邃爲遊擊將軍遁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
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遁

被徙廣州[illegible]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
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
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
陵太守盧循之役道[illegible]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
遭母憂劉裕伐[illegible]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
爵遷陵縣侯轉[illegible]陽太守從劉裕伐姚[illegible]泰陽扶
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
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
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

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還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爲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聞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

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頓戈勇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襲掩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爲石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爲嶽後竟改名爲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

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還敗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
命爲從事中郎後復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
溫嶠遣嶽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
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
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功封宜城縣伯咸康三
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
將軍卒子遐嗣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
之樊噲桓溫以爲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

太守號爲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
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
溫既懷耻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
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
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
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
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
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

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
守序至郡討禽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
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
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
苻丕之來也序母韓自登城覆行謂丕北角當先受弊
遂領百餘婢并城甲士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
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
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
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
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
襄陽藏夏侯家堅疑侯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
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堅
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
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
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
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
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琊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
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

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出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于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

之衝據長安東劍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
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
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
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
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
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
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
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
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
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
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
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
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
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參
父亦坐被髡亮子瞻又輕佞壽故壽爲亮立傳言亮將
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
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識吏

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以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楊雄作太玄堆桓譚以爲必傳於世末遭陸績玄道

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
開倉賑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
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
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
也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着白旃
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陽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
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彊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爲條制
於是生徒至者七百人乃作誥以獎訓之曰夫聖人
之道淡而寡味故始習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
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
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
染人甚於丹青丹青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

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剸而舍之朽木不知剸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有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句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illegible]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敦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

藏于祕書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睦王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脩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紹其所聞起於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其議上多從之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

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沒而不朽當同其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彊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大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

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列傳第四十二上

通志一百二十九

通志一百二十九下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豪氂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烱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爲主簿轉

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
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
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言爲國之要
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
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戴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
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
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
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
熙有闕者也預又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請明加簡擇

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舉官
各陳致雨之意預議以刑獄轉繁感傷和氣災患之來
實在於是多見納焉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
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
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
年老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嫉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
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徧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
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餘篇諸虞傳十二篇行
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爲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所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飧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illegible]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邪佞之[illegible]欲閒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貨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乃與桓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

鳳來儀之美過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溫得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
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
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
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
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
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
刪改之盛時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
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

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
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
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
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
卒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
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荅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
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

放荅曰庾稚恭[illegible]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
放又曰未若諸[illegible]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
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字令升新[illegible]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
丹陽丞寶少勤[illegible]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
弢有功賜爵關[illegible]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
上疏薦寶宜備[illegible]官於是以寶領國史寶以家貧求補
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
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

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
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
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
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
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
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
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
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

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
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聞覩也亦安敢謂無
失實考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
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
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
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衰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
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
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
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
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
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
不誣也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
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
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
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粲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
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
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粲亦
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
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
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
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
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

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
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
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
大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
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
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
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
右云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家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

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家運祚脩短荅云世祀方永温疑若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肯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摽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公嘗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别温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别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荅曰生

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

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鶵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

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
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
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
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
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授明天心不
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
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輿而致焉既見與
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稱昔晉氏
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
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召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臨終上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
并著論一篇上之其說以晉越魏繼漢猶漢越秦繼周
反覆辯難識者惑焉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
事中郎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族容吳荊州刺史祖
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
之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
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

揚州辟爲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汚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

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唯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勑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催逼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

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
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
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
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幹
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尚挾憾肆虐宜
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
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
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
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

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
夏公衛崇本由踈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
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
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
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附永和七年以疾篤
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
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
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
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閒縣拜呂令
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
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
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
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
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
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台解還都游于
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
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領之加散騎常
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請興國學成帝從
之瓌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謚
曰恭子喬嗣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
為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
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
朝喬以裒后父禮數懸絕不宜以平昔故友之道相遇
以書致辭於裒且勉以親賢納善為先論者以為得體
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

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
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
於心胷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也今泝流萬里經歷
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尅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
完固不脩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
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
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
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

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
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
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
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
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
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
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
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
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

喬擁麾而進軍聲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發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振法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陷被害璩弟猷字申甫少與璩齊名代璩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令由是俱渡江璩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璩從祖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字彪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

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illegible]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彊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湛弟豹列在宋史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

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
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
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
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
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
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
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
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脩復洛陽經營荒梗逌
爲上佐其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

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
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
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
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逌遂
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
脩後池起閤道逌上疏諫之帝乃止復領本州大中正
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逌
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

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
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劒金舄
此蓋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
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
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
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
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
有用者又其文唯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
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

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
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
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禪之坐行躬親之禮準
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夤
畏上通則宋灾退度德禮增脩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
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
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
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
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

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
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
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脩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
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彊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
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鐘鼓日戒兵疲人
困歲無休已久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
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往月之蝕義見詩人星
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
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illegible]求已篤於禹湯憂勤

踰乎日昃將脩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illegible]
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範之文惟神
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
赤黍之盛而無牲體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
而行則舉義皆閡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
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
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
精孰能與此帝猶敕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
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

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逌從弟灌字道
群父瞢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逌州辟主簿舉秀
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
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
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
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
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
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
追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

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
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續
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
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
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
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續與南蠻校尉殷顗同
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續終不爲之屈顗慮續及
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
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

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唯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常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

議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脩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覬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覬性通率有才器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名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內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

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覩言爲非覩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嘗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覩曰兄病殊爲可憂覩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覩遂以憂卒

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覩忠績未融奄焉陷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以侯幸目之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遊止惟雅豫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恂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

頹弊無復廉耻少傳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恂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負親賢之寄然其禀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見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勢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復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而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

立名於世云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材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嘗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當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惔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暑端右之重棄藩王之第而肆滛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琨之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實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藉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

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之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以誅國寶爲名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

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
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
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
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彊盛宰相權
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
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
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
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
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謀主尅期同赴京師時
內外離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
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
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
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
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
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
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
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
朝廷使元顯及王恂謝琰等距之恭憂牢之坐其處旦

請牢之曰事尅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利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彊彊宿憾於確以告湖湘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事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

歎曰此眞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彊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勇壯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

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妖賊司馬徽聚衆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

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彊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北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三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便劉裕自海鹽赴

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
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
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
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
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異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
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
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

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
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
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
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
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
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
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若頭足異處身名
俱滅爲天下笑哉唯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能筭
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阻乃頗納

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
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
陳法書圖畫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
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
會稽太守牢之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
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
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
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
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拔其家失期不到牢
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
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還丹徒玄令斲棺斬
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敬宣列
在宋史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
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
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名
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

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
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
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
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
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
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
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
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
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梠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

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
幽縶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
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
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
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
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彊弱不得相凌德音一發
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
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
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
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詔爲太子
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
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
者謂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
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
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乃
授仲堪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
節鎮江寧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嘗謂永

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
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
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
而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
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
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
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
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

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有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歿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而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

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
致令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
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
兵力寡弱如遂經理華繆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
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
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
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旨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
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
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馭之實懼非分位之本旨經

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
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
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失素履
終吉之義以其文贈仲堪仲堪荅書稱四公得出處之
正玄屈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
常五椀盤無餘餚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
亦緣其性眞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忘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

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
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
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
京口去都不盈一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
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
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
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
假其名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
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

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
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
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
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尅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
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
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
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
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
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

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廻師
屯于蔡洲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
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
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
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
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脩爲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
宣詔廻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
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
決會仲堪弟遹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

納桓脩仲堪遑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
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
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輙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
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
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
質遂於尋陽結盟推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
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
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
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

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兵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為廩仲堪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

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求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

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
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詮期沈勇
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彊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
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
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嘗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
逞其志詮期少仕軍府咸康中率衆屯城固苻堅將潘
猛距守康回壘詮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
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
於皇天塢詮期擊走之詮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
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疾改
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
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
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
事一委詮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
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詮期代郗恢
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
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
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

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勠力若桓玄來
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羨
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
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閭
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脩城池簡練甲卒甚
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
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
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
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

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
解兵隆安三年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
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
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
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
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
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
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
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

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逕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皆死之傳首京師梟於朱雀門弟忌平從弟尚保敬保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敬保敬為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殷仲堪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葸殷覬仲堪不從敬保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葸乃止及為梁州刺史常悒悒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敬保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坐面折之因大酸怒抽劒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劉敬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禄大夫敬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簒位敬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敬討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敬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敬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

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憚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于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威武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琊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惟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虢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

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
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
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
僞將桓楷振自擊宗之毅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
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
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
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
毅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

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漳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
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
于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
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
禮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
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其
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
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
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

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係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茅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允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表求移鎮豫章朝廷許之時庾悅爲江州刺史詔解其任毅遂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

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户不盈十萬器械
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
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輙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
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于已
乃奏之安帝下詔罪狀毅遂誅藩及尚書左僕射謝混
以混黨於毅故也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
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
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

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
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既暮
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至北門單騎而走
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姪皆
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沉斷而
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
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
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輙絕歎以爲
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其將郗

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其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入不荅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御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毅兄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爲毅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諸葛長民琅邪陽郡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都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

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徐道覆連旗而下京師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卹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因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逕進

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禽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常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轉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

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常爲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與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勑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

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

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荊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

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邨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以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書傷悼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尅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尅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筭略攻取爲効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

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
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
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illegible]之舊又數同東討情
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絰而赴雖
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
軍裕將舉義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
相者晉陵帝叟見憑之大驚曰鄉有急厄之厄其候不
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
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
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加贈散騎常侍本官
故追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户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
不倦生而兎缺有善相者謂之曰鄉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
人曰殘醜如此何用活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
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illegible]志召醫視之醫曰可
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
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厚之別屋令

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宇作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遊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欽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晉列傳四十二

通志一百二十九